

全宋筆記

第九編 二



王 銍

補侍兒小名錄

溫 豫

續補侍兒小名錄

佚 名

宗忠簡公遺事

万俟卨

皇太后回鑾事實

趙 構

翰墨志

董 斧

閒燕常談

董 斧

侍兒小名錄拾遺

沈 某

鬼董

郭 彖

睽車志

李昌齡

樂善錄



全宋筆記

第九編
一

大象出版社

圖書在版編目(CIP)數據

全宋筆記. 第9編. 2 / 上海師範大學古籍整理研究
所編.— 鄭州 : 大象出版社, 2018. 3
ISBN 978-7-5347-9426-1

I. ①全… II. ①上… III. ①中國歷史—史料—宋代
IV. ①K244. 066

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(2017)第 162677 號

全宋筆記		第九編 二	
出版人	王劉純		
特約編輯	陳新		
責任編輯	郭一凡		
整體設計	張勝		
出版發行	大象出版社		
製版	鄭州市開元路16號(450044)		
印刷	上海杰申電腦排版有限公司		
版次	北京匯林印務有限公司		
開本	2018年3月第1版2018年3月第1次印刷		
字數	640mm×960mm 1/16 22.5印張		
印數	246千字		
定價	1—3000冊		
	58.00元		

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(10&ZD104)

上海師範大學古籍整理研究所編

項目首席專家、主編 戴建國

主編 朱易安 傅璇琮 周常林

顧問 王水照 朱瑞熙 徐 規 李裕民

項目首席專家、主編 戴建國

主 編 朱易安 傅璇琮 周常林

編纂委員會 (以姓氏筆畫爲序)

王劉純	朱易安	李亞娜	周常林	俞 鋼	查清華
徐時儀	陳 新	張劍光	傅璇琮	虞雲國	戴建國

目 録

補侍兒小名録

王 銍 撰

一

續補侍兒小名録

溫 豫 撰

一三

宗忠簡公遺事

佚 名 撰

二五

皇太后回鑾事實

万俟卨 撰

七一

翰墨志

趙 構 撰

八五

閒燕常談

董 弅 撰

九五

侍兒小名録拾遺

董 弅 撰

一〇五

鬼董

沈 某 撰

一一七

睽車志

郭 彖 撰

一七一

樂善録

李昌齡 撰

二三三

◎王

銓撰

補侍兒小名錄

儲玲玲

整理

點校說明

《補侍兒小名錄》又名《侍女小名錄》，一卷，王銍撰。王銍（？——一四四），字性之，號汝陰老民，人稱雪溪先生，潁川汝陰（今安徽阜陽）人。王銍生平，已見《默記》點校說明。

本書共三十三條，以古代侍女小名為選錄標準，采自稗官小說所記而編撰的筆記小說。雖有些人物與侍兒身份不符，有些人事出自寓言故事，但本書對古代小說、詩話的研究與文獻輯佚校勘仍有很高的史料價值。

《郡齋讀書志》記載：「《侍女小名錄》一卷，右皇朝王銍纂。序云：『大觀中，居汝陰，與洪炎玉父游，讀陸魯望《小名錄》，戲徵古今女侍名字。因盡發所藏書籍纂集，餘月而成焉。』」本書中有少量條目與洪炎《侍兒小名錄》中內容相同，至於相同的成因，尚待考證。此次整理以明代《稗海》本為底本，以明《說郛》（宛委山堂本）、民國石印本《五朝小說大觀》本、民國排印《叢書集成初編》本為校本，並參考了其他相關文獻資料。

校勘記

建康小史曹著見廬山夫人，夫人命女婉出，與著相見。女欣然，命婢瓊枝令取琴出，婉撫琴而歌曰：「登廬山兮鬱嵯峨，睇陽風兮排紫霞。欣良運兮暢雲柯，□雲龍兮樂太和。」琴歌既畢，婉便回去。《祖台志》

袁真在豫州，遣女妓紀陵送薛、郭、馬三妓與桓宣武，馬遂生桓南郡。《續搜神記》

齊惠公妾蕭同叔子生子棄之，有狸乳而鸚覆之，取而養之，字曰「無野」，是為頃公，代有齊國。《搜神記》

宋何恢為廣州刺史，有妓曰張耀，美而有寵。將之任，要權貴阮佃夫飲，設樂，佃夫見耀華悅之，頻求於恢。曰：「恢可得，此人不可得也。」佃夫怒，拂衣出戶曰：「惜指失掌。」遂諷有司，以公事彈恢，坐免。《南史》

霍去病父仲孺，河東人，以縣吏給事平陽侯家，與侍女衛小兒私通，生去病。仲孺吏畢歸家，娶婦生光，因絕不相聞。久之，去病為驃騎大將軍，擊匈奴，道出河東。河東太守郊迎至平陽傳舍，遣吏迎，仲孺趨入拜謁。將軍迎拜，因跪曰：「去病不早知為大人遺體也。」仲孺叩頭曰：「老臣得託命將軍，此天力也。」去病為仲孺大買田宅奴婢而

去。《戚苑》

晉賈后召愍懷太子入朝，置于別室，遣婢陳舜賜太子酒三升。太子辭而不能飲，舜逼之曰：「不孝也！」天賜汝酒而不飲，中有惡物耶？」太子不得已強飲，遂大醉。又令小婢承福以紙筆授太子，使書之曰「陛下不自了，吾當入了之」。字半不成，后補成之，呈帝，廢太子。《至隱晉書》

孫綽《韓非靈語》責李中書曰：建元元年六月，余家婢辟邪夜眠，如夢嚙語半時，云忽有一老公著黃練巾，身短衣長，甚自矜厲，瞑目切齒云：「吾是刑名先生韓非弟子，李充日習吾業，綜習吾書」云云。《孫綽集》

晉泰始二年，使使持節兼五官中郎將宗正丞司馬恢，拜崇陽園妾李琰爲脩華、王宣爲脩容、徐琰爲脩儀、吳淑爲婕妤，趙珽爲充華。十年，使太常洛陽令司馬啟拜采女胡方爲貴嬪，又使御史中丞、太子舍人司馬誕拜采女劉媛爲淑妃、臧曜爲淑媛、趙祭爲脩容、陳秀爲脩容。咸寧三年，拜美人左嬪爲修儀、邢蘭爲婕妤、朱姜爲容華。《晉起居注》

宋元凶劭姊東陽公主應閣婢王鸚鵡。《南史》

魏文帝宮中侍女所絕寵者有莫瓊樹、薛夜來、陳尚衣、段巧笑四人。崔豹《古今注》

唐進士段何，太和八年賃居卧病。有四人負金碧從二青衣，一雲髻，一半髻，皆絕色。說諭再三，何終不應。乃以紅牋題詩一篇，置何樓上而去。其詩云：「樂廣清羸經幾年，

妊娠相托不論錢。輕盈妙質歸何處，惆悵碧樓紅玉鈿。」書迹柔媚，亦無姓名，紙末惟書一「我」字，何自此疾日退。《河東記》

南陽張不疑，開成四年應宏詞，寓京師，以錢六萬置青衣鴉鬟垂耳，曰春條，善書，音旨清婉，有所指使，無不愜適。又潛爲小詩曰：「幽室鑠妖艷，無人蘭蕙芳。春風三十載，不盡羅衣香。」不疑素禮門徒，尊師者謂不疑曰：「郎君有邪氣。」不疑令作法，春條撲然作聲，視之一朽冥器耳。背上題曰「春條」，其衣服若蟬殼然。《博異志》

武德中，曹惠爲江州參軍，官舍佛堂中有二木偶人，長尺餘，工飾甚巧。因持歸與稚兒戲。稚兒食，木偶引手請之，惠問曰：「爾何時物？頗能作恠。」曰：「輕素與輕紅，是宣城謝太守家備偶。」且曰：「廬山神要素輕素等爲舞姬久矣。請命畫工，賜以粉黛。」惠令工人爲飾之，輕素笑曰：「此度非論舞妓，亦當爲彼夫人矣。」《幽怪錄》

崔紫雲，兵部李尚書樂妓，詞華清峭，眉目端麗。李公罷鎮北都爲尹東洛時，方家妓盛列，諸府有宴，臺官不赴。杜紫薇時爲分司御史，過公有宴，故留南行一位待之，爲訪諸妓，併歸，北行三重而坐。宴將醉，杜公輕騎而來，連引三觥，顧北行，回顧主人曰：「嘗聞有能篇詠紫雲者，今日方知名不虛得，儻垂一惠，無以加焉。」諸妓皆回頭掩笑。杜作詩曰：「華堂今日綺筵開，誰召分司御史來。忽發狂言驚滿座，三重粉面一時回。」詩罷，升車鞞輅而歸。李公尋以紫雲送贈之「二」。紫雲臨行獻詩曰：「從來學得斐然詞，不料

【一】

李公尋以紫雲送贈之

「雲」原作「微」，據《叢書集成》本改。

霜臺御史知。愁見便教隨命去，戀恩腸斷出門時。」

竇梁賓，夷門人，詞筆容態皆可觀。進士盧東表念其才藻，緣而錄之。嘗爲《嘉東表及第》詩云：「曉粧初罷眼初睜，小玉驚人踏破裙。手把紅牋書一紙，上頭名字有郎君。」又有《雨中看牡丹》詩：「東風未放曉泥乾，紅藥花開不奈寒。待得天晴花已老，不如攜手雨中看。」

程洛賓，長水人，爲京兆參軍李華所錄，自安史亂，常分飛南北。華後爲江州牧，登庾樓，見中流沿棹有鼓胡琴者，李喪色而言曰：「振絃者宛如故舊。」令問之，乃岳陽郡民王氏之舟，詢其操絃者，是所錄侍人也。王氏尋令抱四絃而至，李轉加悽楚，問其姓，對云是隴西李氏，父曾爲京掾。自祿山之亂，父倉皇劍外，母程氏乃流落襄陽。父母俱有才學，所著篇章常記心口。因誦數篇，乃李公往年親制，泫然流涕。且問洛賓所在，投絃再拜，嗚咽而對曰：「已爲他室矣。」李嘆曰：「是知父子之性，雖間而親，骨肉之情，不期而會。」便令歸宅，揖王君。別求淑姬齋幣詣洛賓使回。洛賓寄詩曰：「魚雁回時寫報音，難憑坐藥數年心。雖然情斷沙吒後，爭奈平生怨恨深。」已上《女舞圖》

唐右司郎中馮翊喬知之，有美妾曰碧玉，知之爲之不昏。武承嗣借以教諸姬，遂留不還。知之作《綠珠怨》詩以寄之，碧玉赴井死。承嗣得詩於裙帶，大怒，諷酷吏羅告，族誅之。《資治通鑑》

貞元中，進士賈全虛者黜於春官。春深臨御溝而坐，忽見一花流至全虛之前，以手接之，香馥頗異，旁連數葉上有詩一首，筆蹟纖麗，言詞幽怨。詩曰：「一人深宮裏，無由得見春。題詩花葉上，寄與接流人。」全虛得之，悲想其人，涕泗交墜，不能離溝上。街吏頗疑其事，白金吾奏其實，德宗亦爲感動，令中人細詢之，乃於翠筠宮奉恩院王才人養女鳳兒者。詰其由，云：「初從母學《文選》、《初學記》，及慕陳後主孔貴嬪爲詩，數日前，臨水折花，偶爲宮思，今敗露，死無所逃。」德宗爲之惻然，召全虛授金吾衛兵曹，以鳳兒賜之。車載其院資，皆賜全虛焉。

經行寺僧行蘊灑掃堂殿，見所畫女人姿顏妖冶，戲曰：「世間女人得如此者，我必作妻。」其夕有欸扉者，蓮花娘子來，從一侍婢，妖姿麗質，妙絕人倫。蓮花顧侍婢曰：「露仙，可準備幃帳。」

天水趙旭家于廣陵，夢一青衣挑笑窗牖間。及覺，忽有清香滿室，有一女子年可十四五，容範曠代，笑曰：「吾天上青童，久居清禁，時有世念，帝罰下人間，感配於君子。」時叩柱清歌曰：「白雲飄飄星漢斜，獨行窈窕浮雲車。」《通幽記》

唐韋諷家于汝潁間，遣小童理草鋤地，忽見人髮，鋤漸深漸多而不亂。諷異之，即掘深尺餘，乃一婦人，肌膚容色，儼然如生。再拜言曰：「某是郎君之祖女奴，名曰麗質，娘子嫉妬，生理此園中。」

開元中，有士人從洛陽道，見一女子，容服鮮麗，泣謂曰：「己非人，昆明池神之女，嫁劍閣神之子。夫婦不和，無由得白父母，故欲送書一封耳。」士人問其處，女曰：「池西有斜柳樹，君可叩之。若呼『阿青』，當有人從水中出。」士人入京，便送書池上，果有此樹，叩之，頻喚「阿青」。俄見幼婢從水中出，得書甚喜，曰：「久不得小娘子消息。」延士人人，謂曰：「君後日可暫至此。」如期，果有女子從水中出，手持真珠一筩，笑以授士人云。已上《會昌解頤集》

趙王鎔命馬或使于燕，劉守光命韓定辭館之。時燕之酒妓轉轉者，一代名姝無比，韓之所眷也。每當酒席，馬頻目之。韓曰：「昔文公分季隗於趙襄，伯符輟小喬於公瑾，蓋惟名色可奉名人。所慮倡婦不勝賢者顧矚，願垂一詠，故得奉之。」或即命筆授毫，文不停綴，作《轉轉之賦》，其首曰：「玳筵既啟，雅樂斯陳。霧卷羅幕，花攢錦茵。有西園之上客，命南國之佳人。貌逞嬋娟，縱玉韻而傾國；步移縹緲，蹴羅襪以生塵。」或載以歸。劉崇遠《耳目記》

穆員稱其麗雲善歌，聽之使人醉者醒，醒者醉，悲者樂，樂者悲，聲音能移人爲工。
《穆員集》

柳條，女奴也。成都米市橋，僞蜀時有柳條家酒肆，蓋當時皆以當壚者爲名。柳條偶得患，沉綿經歲，俟死而已。有一道士常來貰酒，柳條每加勤奉，乃留丹數粒。柳條初服

一粒，疾起能食，再服能行，終服充盛如初。《成都古今記》

元公鎮南海日，疽發於鬢，氣息惴然。忽有一少年道士直來床前，謂元曰：「本師知公病，遣某將少膏藥來，可傳之。」元公寵姬號靜君，收藥貼之，至暮而愈，失道士所在。

《劉公嘉話》

韋洵美先輩開平歲及第，受鄴都從事辟焉，乃挈所寵素娥行。羅紹威聞其姝麗，才達臨河，令女使齎二百疋及生餼而露意焉。洵美無所容足，遂令粧束更衣，修緘獻之。素娥姓崔氏，亦大梁良家子，善諧謔筆札，和淚作詩曰：「妾閉閑房君路岐，妾心君恨兩依依。冤神儻遇巫娥伴，猶逐朝雲暮雨歸。」洵美乃不受辟。夜度河，宿一寺，長吁而寢。曰：「何處人能報不平？」寺有行者排闥而揖曰：「先輩蓄何不平事？」洵美具語之。欸然出門而去。至三更，忽擲一皮囊入門，乃貯素娥而至。侵曉，問寺僧，言在寺打鐘，勤苦三十餘年，已不知所之。洵美即遁迹他所。《燈下閑笑》

小東，長沙之妓人，以能詩得幸於馬氏。後國人爲郡，窮於京師里而人絕不知。余憫其老，詢長沙宮中事，則必南望泣涕而後言，因爲作《小東詩》焉。

薛九，江南富家子，得侍宮中，善歌《嵇康》。《嵇康》，江南曲名也。學舞於鍾離氏。建業破，零落於江北。予遇於洛陽福善坊趙春舍，飲酣，於是歌《嵇康》，其詞即後主所製焉。嘗感激，坐人皆泣。春舉酒請舞，謝曰：「老矣。腰腕衰硬，無復舊態。」乃強起小